

# 好 情 年 華

潘  
婧



潘  
婧

好  
情  
年  
華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抒情年华/潘婧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1. 12

(拯救阅读丛书)

ISBN 7-5063-2296-X

I. 抒… II. 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8264 号

## 抒情年华

---

作者: 潘 婧

责任编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60 千

印张: 7.75

插页: 6

印数: 001-10000

版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296-X/I · 2280

定价: 16.0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讀閩救拯

卷四

## 编辑小语

提出“拯救阅读”这个口号的是《文艺报》评论家张陵先生。时下小说，需要不需要拯救，暂且不做定论；但作为编辑再没有比看到干净、透彻、简明、朴实、精妙的小说更高兴的事，再没有比看到佻薄、浅陋、卑俗、空洞、市侩的小说更痛心的事了。

去年冬天我专程去上海，请回来巴金先生的题字：拯救阅读。我想把这套丛书作为优秀小说的诞生地，我想为优秀小说升起一面旗帜，我希望与我一样关注小说品质的人们能为其理想而坚持不懈，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。

潘婧 摄于二〇〇一年



一直没有与你谈那件事，当时是因为太痛苦，以致无法触及令人伤痛的事件本身；如今是因为太淡漠，一旦情感褪尽，所有的细节也都失去了意义。有句老生常谈说任何一种经历都是财富，我并不这样认为，有些经历，有些人生的道理，没有更好。情感破裂的伤害真可以置人于死地，而软弱孤独的时刻所体验的世态炎凉更令人心寒。也许我今天终于可以向你诉说，我已经度过了那些可怕的日日夜夜，终于活下来。但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。死亡就象衰老一样，是个漫长的过程，在整体的死亡之前，就已经部分地死了。

我不想怨恨任何人，我只是更为真切地体验了人情的世界。说这些，只是想告诉你，当我在这样的心境中，在节日的孤寂中接到你的电话，听到你遥远的问候，那时候，我觉得生活是值得继续的。我无比珍视在我生命的低潮的时刻始终给予我帮助和慰藉的朋友，珍视你对我始终如一的关切之情。我知道你的情谊来源于你的善良和侠义，来源于你对我的本质的认识 and 肯定。而我有时会迷失，对我自己失去信心。



尘封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。

诗——

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，

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

——芒克：《十月的献诗》1973年

他们的不幸，来自理想的不幸

但他们的痛苦却是自取的

.....

他们是误生的人，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

——多多：《教诲》1976年

目  
录

抒  
情  
年  
华

|       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目<br>录 | 抒情年华 |       |
|        | 引子   | / 1   |
|        | 湖    | / 5   |
|        | 小屋   | / 83  |
|        | 后续故事 | / 171 |

# 维明的手记

## 引子



尘封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。从这片凝固的湖水开始。颜料的色泽已被流逝的时光作旧：在黑蓝色的天空与黑蓝色湖水之间，月光划开一条小路，把记忆引向幽暗的深渊。这是关于我们自己的，关于个人的记忆。

只有书页大小的一幅油画，J把它连同她的手稿一起寄给我。她问：这幅风景写生是你的？还是N的？它夹在那些年代已久的，有待清理的信件之中，丢在被遗弃的角落里。她说在写完《湖》与《小屋》之后，她不想继续保留与此相关的一切文件与资料。在这两篇既相互关联又独立成章的小说中，她清算并凝固了对于过去的回忆。那里面有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我熟悉的一些人的影子。当那些影子从幽暗的角落里走出来，在记忆与想象的光芒下，他们已不再是原来的容貌，他们具有自己的独立的意志，与他们的原型脱离。对于J，写作意味着将过去剥离。写作是为了遗忘。J说，当她能够写的时候，过去已离她而去。

这幅画可能出自N的手笔。那时候他喜欢寂寥的夜色。年轻时的J与N，他们都曾经执迷于他们经历中的黑暗的部分，正如N某一时期的诗的风格：在喑哑的空旷之

中，执拗地走向黑暗的极处。

记忆比灵魂更为复杂。J说，她因此感到惶惑。对于她所写下的这一切，对于写作本身，她是惶惑的。她不知道记忆是否可靠，她不知道她的记忆在多大的程度上逼近历史的真实，逼近生活乃至生命的本源。

J 的小说 之一

湖



初恋是真挚的，也是肤浅的，有时，并不真的是你自己：涓生第一次向子君示爱的时候，慌乱中用了最俗套的方式。初恋的表现形式不是本能的，是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像中学生写作文那样，事先构思了情人的形象。其实，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。想象与现实的分裂，是初恋必然破灭的根源。有时，这会伤害心灵。诗，就是由伤害和梦想产生的。

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诗人。对于我们这些“误生的人”，我们所有的涂抹着悲剧色彩的生命，我们的鲜活的血肉之躯终将化为灰烬，与一代又一代的前人不会有什么区别。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渺小，如此的微不足道。最终留给历史的，也许不过是一些语焉不详的断句。那些在绝望中苦苦吟就的诗篇，真的能够留下来吗？那几位曾经显赫的诗人，他们成名于七十年代末，他们的创作实际上始于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，如今称之为“文革”的年代。一个我们竭力要忘记的时代。那时我十八岁。在我十八岁及以后的几年里，我是在一个小小的渔村